

# 高山流水遇知音 琴瑟和鳴一家親

在台灣高雄出生的蔡芳詠12歲時隻身來到北京學習古箏，後來與同樣是古箏演奏家的彭士泳結緣。婚後兩人回到彭士泳的家鄉貴州畢節，蔡芳詠父親創辦的古箏廠也從福建搬遷至貴州。「高山流水遇知音」。如今蔡芳詠和彭士泳，一位從事琴藝教學，另一位主打古箏經營。因古箏緣結，兩位「90後」走到了一起。他們是生活上的伴侶，更是音樂上的知音，共同譜寫「琴瑟和鳴」的幸福樂章，成為兩岸民心相通、感情交融的一道亮麗風景。

文、圖：周亞明

初冬，貴州畢節的早晨帶着潮濕的冷風。不同於往日，沒有學生們練習古箏的琴聲，工作室裏顯得有些冷清。蔡芳詠指導的學生們已到貴陽參加藝術考試——這是檢驗教學成果的時刻。蔡芳詠期待着學生們帶回好的消息。

蔡芳詠的父親製作古箏、母親教授古箏，蔡芳詠從小就對古箏有着天然的親近。雖然父母不願她走上學琴這條「吃苦」的道路，但5歲的蔡芳詠堅持每天練習4個小時，在同齡人中「小有成就」。

## 赴京深造提升琴藝

2006年，因為一次兩岸的文化交流活動，蔡芳詠第一次離開台灣來到北京，見到更多像她一樣熱愛古箏的同齡人。他們的演奏讓蔡芳詠相當震撼，令她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到北京進行系統地學習，加強基本功以提升琴藝。作為家裏最受疼愛的小女兒，父母不忍心讓她一個人到這麼遠的地方。但拗不過她的一再請求，最終順應她的心願。

學習拼音、簡體字，住校的集體生活，嚴厲的老師，離開了父母和姐姐的庇護……蔡芳詠克服着種種困難，新的學習環境也帶給她更多新鮮感。以琴會友，她認識了許多來自大陸各地的新朋友，開闊眼界的同時，琴技也在不斷提升。

由於兩岸的教育系統有所不同，獲得通用文憑就需要取得本科以上學歷。蔡芳詠很清楚，自己所選擇的，是條沒有退路的道路。為參加各類考試和比賽，她每天練琴14個小時，一練就是16年，如願考入中央音樂學院。2009年，蔡芳詠父親將多年經營的「松柏古箏」廠，從台灣高雄搬到福建福州，不僅擴充了業務，還成就了蔡芳詠和彭士泳的浪漫情緣。

畢業於四川音樂學院的彭士泳，那時正在成都經營古箏藝術中心，他希望將

高品質的古箏，放在中心銷售。為更加了解相關產品，他從成都去到福建，前往蔡家的古箏廠。見到同樣是演奏古箏的年輕人，蔡爸爸把女兒的微信推給了他。雖然兩人並未見面，但彭士泳常在線上諮詢蔡芳詠古箏製作的工藝，對蔡家的「松柏古箏」稱讚有加；蔡芳詠也看到彭士泳比賽的視頻，對他的演奏印象深刻。古箏演奏的圈子並不大，在一次老師組織的古箏論壇現場，兩人第一次見面。

## 「民族文化是我們的根」

年齡相仿、熱愛古箏，蔡芳詠和彭士泳總有聊不完的話題。每一次講座、論壇、音樂會，都成為兩人特有的「約會」，一起學習、相互了解、共同成長、彼此欣賞，古箏讓他們走到了一起。

婚後，蔡芳詠在畢節定居，對貴州的文化相當着迷。她說，小學5年級曾演奏《黔中賦》，但那時並不知道「黔」在哪裏，更不明白曲中為何會有這麼多忽明忽暗的變化。如今她在畢節生活，才開始有所了解。「貴州對我來說是一個寶藏之地！北京如果是我『入世』音樂殿堂的『門票』，貴州像『避世』的『桃花源』。」蔡芳詠說，在這裏能讓她從紛繁複雜的世界中回歸平靜。當她在貴州煙雨朦朧的山霧中，看到山巒樹林因為季節更迭、天色陰晴，而呈現出不同顏色的時候，她更能體會《黔中賦》的曲中意境，體會到貴州的一山一水、明暗變化。這種身心合一的感受，加深了她對琴藝境界的理解，在一片山野間放下雜念、靜心音樂，見天地、見自己。「每當這個時候，我總會想起龔琳娜老師對我的囑託：民族的文化才是我們的『根』！無論走到哪裏，家鄉的歌謠總能帶給我們安慰。」

# 兩岸「箏」情「弦」牽 傳承古箏技藝



▲福州工藝、大方漆器、拍絲琺瑯……越來越多非遺工藝在古箏的製作上得以應用。



▲台青蔡芳詠在貴州從事古箏教學。

受訪者提供



▲台青蔡芳詠與丈夫彭士泳一起演奏，琴瑟和鳴。

受訪者提供

▼台青蔡芳詠的丈夫彭士泳對製琴工序相當嚴格。



## 亦師亦友 教學相長

### 不忘初心

「最讓我難忘的是藝考時，由於考試需要兩台古箏，而我只有一台，蔡芳詠老師搬着自己的琴，乘坐高鐵，從北京趕往石家莊，陪我參加藝考。當時蔡老師怕我搬琴手會酸，獨自搬着兩台琴走進去，我既震驚又感動。」正在貴州師範大學讀四年級的學生褚詠琪回憶起當時的畫面，仍是歷歷在目。「我在念初三的時候，因為文化課成績比高中錄取分數線低了一些，媽媽想讓我考特長生，剛好音樂機構請到了蔡老師為我上課，開啟了我與蔡老師之間的緣分。」

當時，褚詠琪正在學習彈奏的曲目是《茉莉芬芳》，雖然彈奏時錯誤百出，但蔡老師一直細心、溫柔地教導她，哪怕有些地方反覆出錯，她也依舊非常耐心地示範，是一位非常負責任的老師。

「我從蔡老師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品質是真誠。在上課之餘也經常與我交談，叮囑我在生活、學習上的注意事項，關心我的身體狀況，哪怕現在蔡老師並不在我身邊，也依舊惦記着我。」褚詠琪說，蔡芳詠像是她人生路途上的指路人，幫助她增長自信、才識，不僅是老師，也是知己。未來，她計劃跟隨大學內的專業老師繼續學習古箏，在明年完成自己的畢業音樂會。

在蔡芳詠的學生中，既有生活條件艱苦依然求學的10多歲的學生、也有歷經人生坎坷不忘音樂夢想的70多歲的老阿姨……他們身上對於古箏的熱情，讓蔡芳詠感受到學習古箏的初心，收穫到「教學相長」的正能量。



▲台青蔡芳詠在貴州的大草原以琴會友。受訪者提供

「爸爸做的琴可厲害了 最後一排也能聽到」

### 傳承技藝

在蔡芳詠和彭士泳的提議下，2020年底，蔡芳詠父母把古箏廠從福建搬遷至畢節，由彭士泳負責運營。「作為樂器，古箏不是用來看的，而是用來聽的，聲音的品質決定了古箏的品質，即使外觀再華麗、用料再昂貴，音質不好也是徒勞。」蔡芳詠父親說。



▲台青蔡芳詠的父親看好大陸的製琴市場。

蔡芳詠第一次參加比賽時很緊張，他安慰女兒「爸爸做的琴可厲害了，不用音響擴音，賽場的最後一排的觀眾也能聽到！」不負所望，蔡芳詠在比賽中拿到第一名。用着爸爸的琴，她演奏的樂曲清澈明亮、共鳴悅耳、穿透力強，「技」與「器」相得益彰，贏得滿堂彩。

不同於普通的木質工藝品，古箏的製作對於製作的技藝要求十分考究，需要製作者悉心打磨、精益求精，哪怕尺寸、外觀完全一樣的兩台琴，工藝細節不同，呈現出的音色品質也會有天壤之別。因此，培養出一位熟練的古箏工匠，不僅材料損耗的成本高、周期長，更需要工匠耐得住性子，嚴格按照工藝保持「匠心」。

雖然開出了整個工業園區最高的工資，但蔡家的古箏廠仍面臨招工難、留不住人的問題，原材料與市場「兩頭在外」，古箏作為精細工藝品在物流環節也需格外小心。

作為貴州唯一一家古箏生產廠，畢節

當地也給了他們3年的場地租金減免優惠，使蔡爸爸可以專心研究古箏的設計和工藝革新，指導工人製作好每個環節，將他的匠法技藝傳承下去。

「古箏製作本來就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。在畢節，我們了解到貴州有很多『非遺』技藝，我們希望能把更多的『非遺』文化結合到一起。」彭士泳說，使用大漆工藝對古箏進行加工，使琴的密閉性更好，整體音色更有厚重感。大漆本就是一種很美的工藝，做在琴上更具有收藏價值。福州漆器、大方漆器、拍絲琺瑯……越來越多「非遺」工藝在古箏的製作上得以應用，可以讓藝術更好地融入生活，迸發出新的生命力。

## 圖瓦盧傳將「棄台」盼與中國大陸建交

【大公報訊】據中通社報道：繼瑙魯後，台灣當局另一個太平洋「友邦」圖瓦盧據報也將跟進與台「斷交」，與中國大陸建交。

據澳洲《澳洲人報》報道，圖瓦盧「駐台代表」潘恩紐表示，來自圖瓦盧的消息人士稱，圖瓦盧可能在1月26日大選後，跟進瑙魯，進行外交轉向。澳洲及其盟友夥伴會密切注意局勢。如果圖瓦盧與台當局「斷交」，台當局的「邦交國」將僅剩11個，再

創新低。台外事部門21日稱，台灣與圖瓦盧自「建交」以來，長期在農漁業、醫療衛生、教育文化等領域有密切合作關係。圖瓦盧各界政要，也在台灣選後致賀，並強調維護雙方「邦誼」的立場。

島內網友指出：「台外事部門可以『撤部』解散了，即將見證歷史性的一刻，不要再浪費納稅人的錢」；「台外事部門後知後覺，根本就是

「斷交部」，名不虛傳」。

此外，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日前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，瑙魯是民進黨上台以來第十個與台灣斷絕所謂「外交」關係的國家。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，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這是歷史和法理的事實，也是國際社會普遍的共識。我們對有關國家順應大勢作出正確抉擇表示讚賞。事實一再證明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、大勢所趨。

## 報考人數減半 台公務體系現「人力荒」

【大公報訊】據中通社報道：過去10年，台灣公職考試報考人數大減超過一半，即使當局推出新的退休撫恤制度及調漲薪資，仍難有起色。

據台當局考試主管部門統計，2009年台灣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報考人數為59632人，2012年達到巔峰72330人，此後人數逐年下降，2023年僅剩34264人。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同樣呈現下滑趨勢，2012年報考人數高達88777人，之後年年下降，2023年剩32156人。

有公務人員考試補習機構指出，報考公職人數大幅下滑，主要原因在於公家機關的福利調整跟不上民間企業。從當局統計資料就可看出，報考人數跌幅最大的就在年金改革那幾年。

此外，目前公務人員福利不差，但民間企業更好，衝擊年輕人報考意願，甚至有人進入公職體系數年後決定離職。目前公務體系已出現人才斷層現象。即使近來當局為公務人員漲薪，但因幅度不夠大，仍不具吸引力。